

网络疯狂点击500000次，“青春酷语”为青春做证再掀高潮



明明是你笨

尚冉，我不会刻意等你，那样的等待我都承受不起。

丛 阕 著

珠海出版社

尚冉

我不会刻意等你

那样的等待你我都承受不起

明明是你 笨！

从
阙
著

珠海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明是你笨/丛阙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
2004. 10

ISBN 7 - 80689 - 297 - 4

I. 明… II. 丛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94705 号

明明是你笨

作 者: 丛 阙

终 审: 李向群

策 划: 花雨工作室

责任编辑: 曹 琨

封面设计: 李淑君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电 话: 0756 - 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 购: 0756 - 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 www.zhchs.net

E - mail: zhchs@zhchs.net

印 刷: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7.875 字数: 203 千字 插页: 4

版 次: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13000

书 号: ISBN7 - 80689 - 297 - 4/I·522

定 价: 12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

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出版，刚出版书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人记住我，但是在我有了自己的fans时，我知道我是幸运的，我能写我所爱的，拥有我所能爱的。我深信——

悲欢离合，贪嗔痴怨，说到底与我何干？一壶清茶半本诗书，效那垂钓渔翁，生前身后事，尽付笑谈。平常心，平常事，加一颗平常心，臻乎完美。可惜，我正年少。浮华寰世，千丈红尘，挣不脱舍不得丢不掉，美丑善恶尽在，偏偏此心深爱。斗酒十千，天生我才。无悔有悔，留待日后评说，直须今朝尽欢。只因为，我是一介常人，却乐于——自命不凡。



定价：12.80元



定价：12.80元



定价：12.80元

策划：花雨工作室

责任编辑：曹琨

特约编辑：刘莉

封面绘画：李淑君

封面设计：李淑君

明明是你笨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Chapter 1

- ♥ 夏末不幸事件 1

Chapter 2

- ♥ 纳新活动进行时 15

Chapter 3

- ♥ 茂盛少男心 28

Chapter 4

- ♥ 天杀的暗恋 39

Chapter 5

- ♥ 是谁中了情流感? 52

Chapter 6

- ♣ 顶着避雷针也会被爱雷劈到 65

Chapter 7

- ♣ 恋爱中，请勿打扰 79

Chapter 8

- ♣ 幸福容易让人发霉 92

Chapter 9

- ♣ 爱情瘟不喊停 105

明明是你笨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Chapter 10

- ◆ 如果这不是结局 119

Chapter 11

- ◆ 贱养的温小弟 132

Chapter 12

- ◆ 考研路漫漫 148

Chapter 13

- ◆ 别扭的男朋友 159

Chapter 14

- ◆ 辅导班 173

Chapter 15

- ◆ 充满奇迹的读书生涯 185

Chapter 16

- ◆ 可怕的胖学生 201

Chapter 17

- ◆ 家庭温暖 215

Chapter 18

- ◆ 没有安全感 231

尾声 冲刺阶段 243

后记 250



夏末不幸事件

Chapter 1

温涓糊里糊涂搞定考试出来，脑子里还残存着些稀奇古怪的日耳曼语法。选修课老师真是异想天开，还指望他们在暑假里放着大好年华不去挥霍，对着书本念什么“阿杯侧嘭”。

上完这个学期以后再也不去学第二外语了，如果不是为了坚守“有始有终”的人生信条，这个学期她死也不会再去选德语。上个学期的痛苦经历惟一教会她的，就是相比之下英语是一种多么简明多么可爱的语言，真后悔以前没有好好对待它。

热热的晚风吹来，却没带丝毫凉意。



南方的夏天来得早，走得晚，更不用说是今年这样五十年一遇的高温天气。再加上这个去年刚开始使用的、马路宽度能与本市最繁华商业街媲美的新校区，路旁的树木一律只有小孩手臂一般“粗壮”，离成荫还有几十年时间，根本没办法遮天蔽日。于是，每天中午都可以看见行色匆匆的校友们像逃难一样，在烈日下以不影响形象的最快速度飞奔，只求能少晒一分钟是一分钟。

从外面走一圈回到寝室，T恤上绞下来的水足足能装半脸盆。一层又一层的防晒霜和尽量严实的穿着丝毫不能阻止手臂上、脸上日复一日蜕皮的事实。可怜她一向引以为傲的白皙肌肤，在阳光肆虐之后荡然无存。

当然大多数女生都是不会屈服于骄阳炙烤，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，于是，露背露腿者有，袒胸袒腹者有，春色无边，美不胜收。

本来嘛，不趁着年轻炫耀一番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

夏天是女孩子争奇斗艳的季节，同时也正好遂了一众有主无男生渔翁得利的心愿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身材高挑、穿着清凉的女生挽着男朋友的手臂，亲亲密密地从温涓身旁走过。

天气已经这么热了，他们黏在一起不会闻到对方身上的汗臭味吗？她不解地耸耸肩。还穿得那么少，高中老师曾讲过，夏天是最容易“犯错误”的季节，碰着碰着不小心就碰出事来了……

温涓多少带点不怀好意地想着，随后丧气地承认：好吧，我是有点酸葡萄心理啦。

不是艳羡人家成双成对她孑然一身，而是实在对自己的身材感到自惭形秽。

人家穿裙子是怎么看怎么飘逸性感，她却是从高中开始就没再穿过裙子了。

都是她的烂身材啦。

有点矮，有点胖，就算勉强把裙子腰部的扣收拢了，还有一



个坡状的小腹来泄露天机。人家到膝盖以上的裙子她穿起来只要不碰到小腿肚就已经是万幸——当然，长度能刚遮住粗粗小腿的裙子她向来是十分欣赏的，不上不下走中庸路线的那种才叫尴尬。

不过向来负面情绪不会在她的脑海中停留五分钟以上。她的自我安慰机制早已经升级成全自动状态，只要这种心态一出现，系统马上生成类似以下安慰话语：

其实也还好啦。多的是人比你更矮、更胖，你这种只是一般而已，你不用哭天抹泪了，是不是侏儒都该去撞墙？有句话好像是这么说的吧，上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，也会打开一扇门……

总的来说，她是快乐的，因为有爱她的家人，优良的学业，很好的学校，不错的人际关系。

世界是美好的，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。这是她一向的感知，到现在为止也没出过错。但室友总爱在卧谈的时候群起而攻之，说她太天真太善良，被人骗了到死还都会没发现。

不可能的。

只要没有被训到睡着，她都会自信十足地如是说，我不犯人，人不犯我。她对别人没有恶意，别人又怎么会来伤害她呢？

所以只要同学求她帮忙，她总是二话不说地答应下来。

借自行车？没问题。

搬电脑？行啊。

跑腿？Ok！还能锻炼身体呢。

……

她从不抱怨，整天乐呵呵的，倒是有些人良心发现时会问上一句：你为什么人这么好？

广结善缘嘛。

他们总听她这么说，还同时附送粲然一笑。

如今这世道，竟然还真有这样的人？

于是身边的同学一致决定要把她当做国家级保护动物供起



来，有谁敢动她一根头发，就得做好被全系学生扁的思想准备！

那次他们班的班长还效法丐帮帮主就任大典，叫每个人吐一口唾沫进花坛代替歃血为盟，结果被督导队抓到，扣上集体随地吐痰的帽子，被罚清扫教学楼一星期。工友大伯得意的袖手旁观，那个乐呵相啊，到现在全系人说起来还是同仇敌忾气得牙痒痒的。所以，有一段时间，每次到那幢教学楼上课大家就一定会多带“干粮”，非搞得教室内外满目疮痍，打扫人员哀鸿遍野。后来是看到他们可爱的小天使温同学竟然在帮助“别人”打扫卫生，轰轰烈烈的抗争活动才以和平方式收场。

发了誓，立了凭据，最让大家郁闷的是，温涓从来都不惹“大”事，考试不作弊、作业不晚交、不和老师顶嘴、不打架不骂人、不抽烟不喝酒……总之就是循规蹈矩什么出格的事都不干，弄得他们当时摩拳擦掌把“自己人”以外的老师学生都当做假想敌，到后来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

她呀，最多就是在课堂上睡点小觉，这种情况一般是会被老师默许的——只要打鼾声不太响。要不就偶尔赖床逃几次课，好死不死撞上点名，递上去署名“温涓”的请假条都是成摞成摞的，后来是按周“排好班”才免去了撞车之忧。

原来还有一票人每天轮流跟着她看看有没有什么镖可以保，但到后来都是意兴阑珊大喊无趣，自动收队。现在看见她都一副哀怨的样子，像是在怪她可以怎么不弄点事情出来玩玩。

想到那帮神经质的同学，她不禁露出一个温暖的微笑，他们一边劝她不要太相信别人，但在做的，却都是值得人信赖的事情，教她怎么能认同他们的理论呢？

肚子里突然传出的咕咕声提醒她还没吃晚饭的事实。

下午没课，一直在寝室里恶补考试重点，然后就去教室，压根忘了吃饭。现在大事已了，该是祭奠一番不幸牺牲脑细胞的时候了。

快九点了，食堂早就关门，好在学校颇有人情味，在食堂之

外还辟了两家一直营业到十一点的餐厅，方便大把大把饮食不正常的学生，同时也大把大把赚进票子，可谓互蒙其利。

常常一个午觉睡到天黑的温涓当然是餐厅的常客，以前去的都是东边那个比较大的登丰馆，今天就去西边的清真餐厅换换口味好了，听阿禾说那里的早餐糯米饭很好吃，不知道晚上还卖不卖。

走进不大的餐厅，就有一股凉意袭来，让人一下子觉得全身毛孔都舒适地张开。唉，如果马路上、寝室里都装上空调，多好！

厨房里不断蒸腾出来的热气，表示下了晚自修再来吃饭或者消夜的大有人在，顿生知己之感的温涓举目四顾，浅浅的笑容僵在唇边。

怎、怎么会都是男的？

从橱窗里的大师傅，到负责刷卡收钱的服务员，再到占满了几乎所有桌子的食客，竟然清一色是“雄性动物”？

她忍不住跑到餐厅外借着路灯光，瞧瞧门面上是不是有什么“女宾止步”的字样，从门槛到门框，仔仔细细扫了一遍——没有。

那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女生都不兴吃清真点心的？还是男生约好了在这里举行一个什么聚会所以闲人莫入？还是之前有女生过来看到眼前这架势都退避三舍了？

那，她到底要不要进去？

转念一想，真是的，她怕什么？既来之，则安之嘛。又不会是什么帮派大火拼，大不了吃得快点走掉，总不能辛辛苦苦走到这里，再灰溜溜地回寝室泡面吧。

咬咬牙，她又一次踏进这个充满阳刚味的地方，向已经对她的举动感到有些好奇的服务员点了吃食儿，再找有什么比较好的座位。

耶！那里有个女生呢！很幸运地在正中央的座位上发现了一个长发披肩的背影，好魁梧的女生，难怪能敌军围困万千重她自岿



然不动。

他乡遇故知般地走上去，在她对面坐下，没有说话——她一向不太会和陌生人搭讪，但知道还有盟友在这里，感觉还是挺好的。

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，生意很好，属于她的拉面不知什么时候能好。她百无聊赖观察起周围同学。

对面的她低着头，两鬓垂下的头发遮住大半张脸，惟一能确定地就是她正非常起劲地消灭着碗里的食物——一碗特大号的羊肉面，上面还飘着鲜红的辣酱。

北方姑娘。她断定，像她这样的南方女孩子才没办法吃得那么豪爽那么风卷残云，简直让人一看就心生敬仰哪。

她吃得好香哦。

温涓感觉被折磨得有点麻木的胃又活了过来。

“羊肉泡馍好了。”大师傅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叫道。

没人理。

服务生又叫了一遍：“谁的羊肉泡馍嘞！”

还是没人理。在座诸君吃东西的吃东西，聊天的聊天，摆明了不是他们点的。

看这情形大师傅急了，扯着嗓子用西北大汉的豪情唱起了名：“羊肉泡馍啊……”到最后大约声线吊得太高没法一下子收住，于是就像苏东坡说的那样，“桴止响腾，余韵徐歇”，整个餐厅愣是有了一种黄土高原的苍凉气氛，一时间一切杂音都不见了，每一双错愕的眼看向仍保持着从橱窗里探出头的姿势的大师傅，不少人嘴里还叼了根凉面粉丝什么的，可惜这位大师傅戴着口罩，没人能看见他脸上此时必定精彩的表情。

就在满座寂然之时，角落处有一只——哦不，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壮实男生“噌”的一下站起，在万众瞩目下走到窗口前，镇定自若地以一只手端起了那碗泡馍，又虎背熊腰地走回原来的位置，继续埋头攻读一本十六开的书。

原来是有位勤学楷模目不窥园来着。

几万人的学校有个把书呆子本就不稀奇，在场看客都又回过头去，继续自己的事。

恰恰这时她的拉面也好了，温涓起身去捧，回座位还没吃几口，只见那虎背熊腰的仁兄竟已把一大碗泡馍全部消灭光，起身欲走。

原来……男生吃饭的速度是这样的——惊人！相比之下，坐她对面的女孩子显得斯文多了。

“虎背熊腰”走过他们这桌。

如果不是不经意间瞥了眼身边经过的巨大存在，如果不是好死不死瞥到了那猩红色的书本封面，事情的发展绝对不是像现在这样——

“闺房秘戏八十一招”书名。

温涓刚塞进嘴里的东西差点吐了出来。

让我们在此用上武侠小说中常见的形容——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温涓猛然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气流裹挟着小型固体颗粒，以1光年/小时的速度，狂风暴雨般地喷射到了她的脸上，衣服上。

惊恐抬头，对上一张红到五官都有些模糊的脸，嘴边沾着的白色东东，与她衣服上的不明物体很显然系出同源。

“啊！不好意思。”红脸耸耸肩，勉勉强强露出一口白牙——门牙上还沾着一小片菜叶。腔调却是懒洋洋地听不出什么诚意。

听起来不怎么有诚意的道歉还不如此人一开口让温涓更觉得震惊。

这么低沉的声音……

“你是男的？”她几乎是尖叫着质问，然后在肌肉抽动的提醒中，想起自己脸上沾的东西很有可能因为说话而出现移位。

“是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”那男生显然有些不爽她的反应。

过分，在对面坐了这么久都没发现他是铁铮铮的汉子一条



吗?他也只不过留了长发而已,长相根本就谈不上女性化,干吗老是有那么几个人不长眼地误会?

“你、你的头发——”这回是用把话含在嘴里说的,尽量保持面无表情。

什么时候校规上有准许男生留长发这一条了?她怎么不知道?

看出她的疑惑,他颇感无聊地耸肩,有些挑衅地道:“学校有规定男生一定要剪短发吗?”

好像也没有哦。“可是……”

男生决定不再容忍与一颗布满二次加工固体的招财猫头谈话,摆手制止她: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谈。能不能请你先把——”他指了指她的脸。

“什么?”温涓下意识地照着他指的地方去摸,发现手上黏黏湿湿的,她竟然还用手去碰……想到这里,头皮一阵阵发麻。好、好恶心!让她死了吧!手忙脚乱地想从包包里拿餐巾纸,无奈用单手连拉链都弄不开,一直拉拼命拉反复拉,还是没有结果。正满头大汗间,眼前出现一包面纸。

没有空按以往习惯研究人家用的是哪个牌子的面巾纸,她不客气地抽了张来擦,越是擦越是想到那条条上有色拉油,有他的唾液、有辣椒的碎末、有碎碎的菜叶……越想就越觉得恶心,用面纸哪里擦得干净嘛!

算了算了,反正横竖这碗面是不能吃了,还不如赶快回寝室用洁面乳去洗个十次八次的比较好。还有她的T恤,她惟一一件穿得舒服看起来也不会太胖的T恤,呜呜呜……

心里在哀叹着,嘴里还要意思意思地咕哝几句“没关系,问题不大”——事到如今难不成还要他把喷出来的东西收回去吗?手下的动作也不停,稍微清理了下场面,温涓把没用过的纸巾放回桌上,拎起包就火车头似的冲了出去。

尚冉目送她两截小短腿飞速划向女生宿舍区,向周围一瞧,发现所有人的目光竟然都停在他身上,不屑的眼神分明是在说:

要钓女生也不用这等钓法，太低级了。

去，他要钓女生需要这样吗？也不拿镜子看看清楚，他尚冉是什么人？把长发往身后一拨，越是轻柔的嗓音越是听出危险的预兆。

“你们——有什么意见？”

众人还来不及为他方才的动作惊艳，就已经在那双利眼扫射下不约而同地埋头苦吃。惹不起的人，就不要惹。

“老大！”十来个男生跑进餐厅来到他面前。室内的空气好像一下子变得不够，疑问与猜测一下子跃上食客们心头。

这、这、这是混什么帮派的？

当然，没有人敢问。会在这里吃东西的人一般都是上晚自修回来的，而会乖乖去上晚自修的人一般都是好孩子，好孩子不惹事，沉默是金是好孩子恪守的信条。

尚冉睨他们一眼，冷冷地问：“料理完了？”

竖起耳朵的众人暗吸一口冷气。

他们……火拼回来吗？

“都完了。”十来个男生齐声道，气壮山河得吓掉了几双筷子。

“我一百七。”那倒三角眼的首先报告。

众人抽气。

收保护费吗？

爆炸头：“我二百二。”

抽气。好好赚。

胖子得意道：“我二百五。”

再抽气。好像钱是从自己口袋里白花花流出去似的。

“四百。”四眼田鸡洋洋得意地宣布。

抽气更甚。众人暗暗记下了这几人的容貌——以后见到他们千万要绕路走！最好在BBS上形容一下这帮黑手党的外貌，号召全体同学共同抵御校园暴力……



尚冉颌首：“还不错。下次可以提高一点，每人五百，怎么样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众人大声道，信心百倍。

在这一声抽气响起之前，他在也难以忍耐地转过头，火大地朝明目张胆的窃听者们大声道：“这里不是校医院，你们要是有病给我上那瞧去。”

众人捂住了蓄势待发的嘴，无辜的眼睛到处乱瞟，眼神互相交会的顷刻间滋生起革命兄弟的友谊——谁快把钱拿出来消灾啊，打发了他们大家才好走嘛。

尚冉被他们的窝囊样弄到气结——搞什么？他们讨论一晚上背单词成果有这么可怕吗？一准是刚才那个猪头男的错，害得他一晚上都不顺！

“老三。”

“在，老大什么事？”三角眼拿腔拿调地跳出来。

“你们给我在三天之内找到今晚在这里吃过羊肉泡馍的猪头，高高壮壮的一脸熊样，找不到别来见我。”也就是如果不把那个人找出来海扁一顿的话，他们的免费家教就可以成为历史了。

“啊？”好有难度啊，众跟班以眼神交换想法，然后一齐点头，“没问题！”



越是难的事，做起来越带劲。比如说学英语……温湄顾不得平日里增添情趣的“芝麻开门”暗号，用钥匙迅速开了门，准备好换洗衣物就把自己关进卫生间。

正在聊天打屁的室友们只感觉到一阵风刮过，连形貌都没看清，隔间已经传出水声。三人同时在对方眼里看到惊叹：那是做事一向慢吞吞的温湄吗？她受什么刺激了？